

全球通史

战争车轮

HISTORY OF THE WORLD

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 原著

赵立平 祖春明 编译

青少年彩图版

吉林出版

吉林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车轮/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著;赵立平,祖春明编译.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7(全球通史:青少年彩图版)
ISBN 978-7-5472-0272-2

I. ①战… II. ①美…②赵…③祖… III. ①军队史—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①E1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16985号

Authorize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Published by: Jili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ublishing House © Educational Technologies Limited. Original
English Edition © Time Life Books, B.V.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f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devices or
systems,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except that brief
passages may be quoted for review.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7-2009-2193 07-2009-2196

全球通史 战争车轮

QUANQIU TONGSHI ZHANZHENG CHELUN

/出版人/ 徐 潜

/版 权/ 教育科研有限公司

/原 著/ 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

/编 译/ 赵立平 祖春明

/出版发行/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www.jlws.com.cn

/责任编辑/ 袁一鸣

/责任校对/ 杨宏志

/版式设计/ 王 莹 徐 娇 马 佳 姚晓明

/印 刷/ 北京雷杰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170千字

/印 张/ 15

/书 号/ ISBN 978-7-5472-0272-2

/定 价/ 29.80元

直销电话/0431-8603750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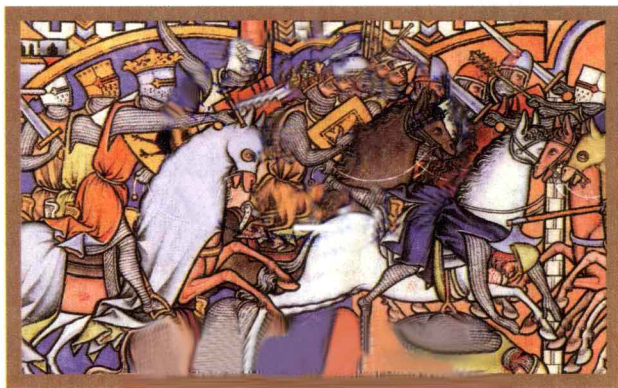
全球通史

战争车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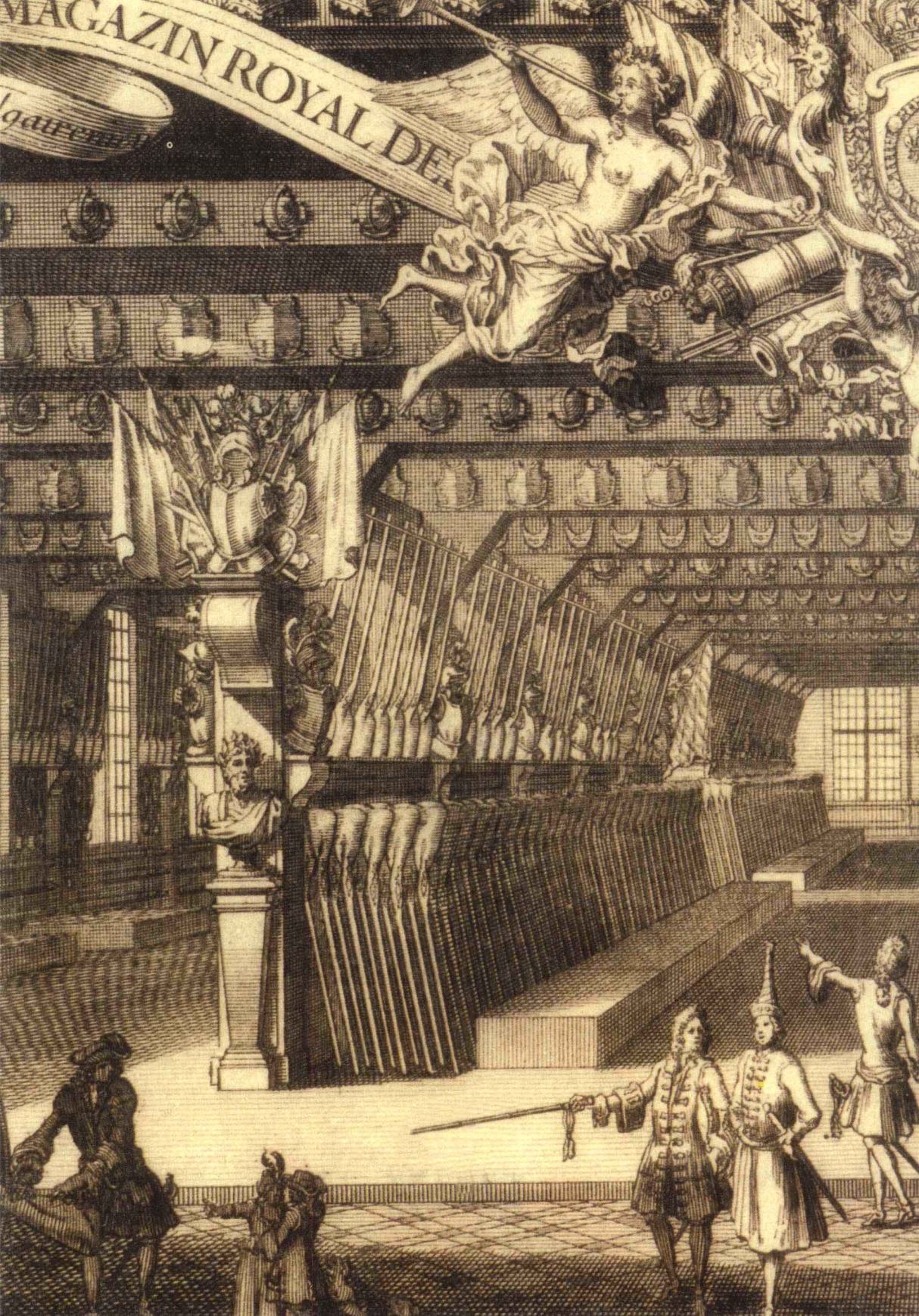
HISTORY OF THE WOR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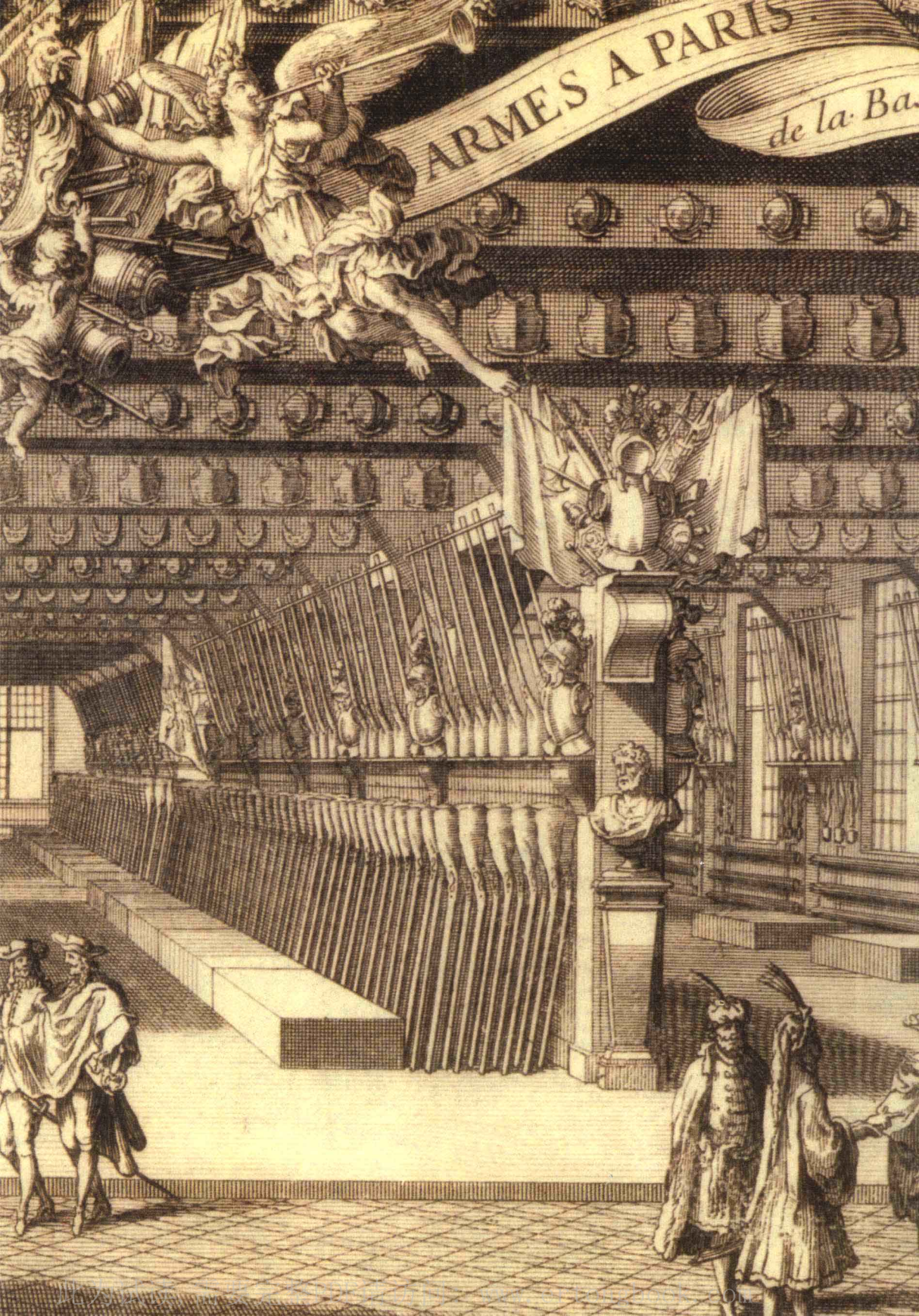
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 原著

赵立平 祖春明 编译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





目录

1

军队的雏形

2

骑士时代

3

新型战争

4

决胜之路

5

蘑菇云的阴影

6

走出洪荒

7

33

53

71

97

119

7

地中海世界

141

8

中国之路

159

9

犁和十字架

179

10

扩张与交流

1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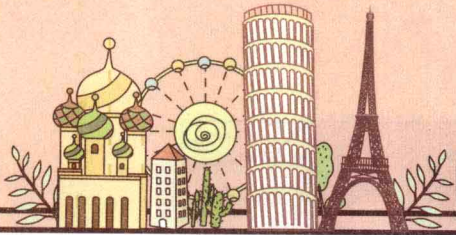
11

全球性挑战

219

全球通史





1. 军队的雏形

系着绳索的铁钩，呼啸而过，穿破长空，抓在楼宇建筑上闪着火舌的木框上，滑动了几厘米，然后扣紧了。倏地拉动绳索说明铁钩扣得很紧，在百人长的指挥下，罗马军团的士兵在下面使着浑身力气，向后拽动绳索。突然间，绷直的绳子一下子松弛了，这时一片破碎的墙石和燃烧着的木头坍倒，落向街面，士兵们急忙散开躲避。城墙被打开了一个大缺口，躲避在城楼三层顶部的妇女和孩童，此时完全暴露在攻击者面前。灰土和浓烟，呛得她们满眼泪水，挤拥在摇摇欲坠的城墙的边缘，恐惧而惊慌地盯着那些毫无怜悯之心的罗马士兵的面孔，绝望地企求获得宽大和同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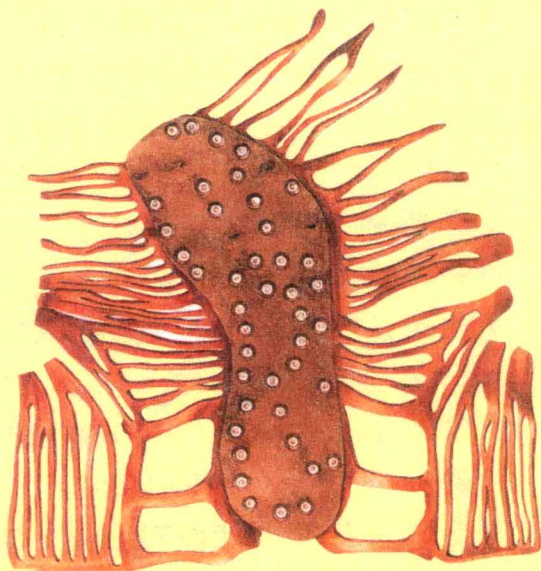
迦太基引以为自豪的“光荣之城”，在经历了六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之后，最后走向了毁灭之路。其实，早在公元前 149 年迦太基就已开始走下坡路了，那时罗马人已经将它团团包围。但在那一时期，“光荣之城”看来还是坚不可摧的。该城建筑在伸向突尼斯海湾的岬角上，地中海是它的东部屏障，西面和南面由 9 米多厚、12 米高的大墙抵挡来犯之敌。但是，罗马人的包围封锁切断了给养来源，守城的战士由于饥饿而惊慌失措，很多人饿死了，还有的投降了罗马人。公元前 146 年春天，最后的打击降临了。罗马人占领了外城一部分防御城墙。很快，城市的中心落入了他们手中。然后，他们一步一步开始向内城拜尔撒山丘推进。

城内这一地区街道两边都是六层高的楼宇建筑，迦太基人从上面投掷武器，刀剑如雨而下。罗马士兵则破坏每一座楼房，将其放火焚毁，夷为平地。几队士兵紧随其后，搬开破瓦碎石及被随意地抛弃在残垣和熏烧着的木头之旁的死尸和垂死的人。经过六天六夜持续奋战，罗马人攻到了内城。第七天，内城投降了，约 50000 人，包括男人、女人及儿童因饥饿和绝望走出内城，最后被卖为奴隶。迦太基人的司令官哈斯德鲁巴不久也随着走了出来，但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却投身大火熊熊的神庙之中。在那里，一些守卫者决心战斗到最后一刻。整整十天的熊熊烈火吞噬了迦太基。最后，所有曾经矗立的建筑物都倒下了，





上面展示的罗马旗手和步兵战士，其细节来自一石制浮雕。直到罗马帝国衰落，步兵一直是所有军队中最基本最坚强的战斗单位。他们历经残酷的训练，配备着投枪、剑或长矛。右图显示了罗马军队浅帮鞋的基本样式：从一片皮带割下的环形鞋，由鞋带环绕踝骨和脚而系住；鞋底由粘结在一起的几层皮革制成，用铁钉铆在一起。非常适合行军作战，就是凭着这样的鞋，罗马人征服并创建了一个帝国。





这块地方被犁成农田，罗马人在垄沟撒上了盐——这标志着，迦太基将永远是一片废墟。战争史上又一场悲惨的事件就此而告结束。

人类何时、以何种方式第一次诉诸严重的冲突对抗，我们还没有找到问题的最后答案。但是考古实物——来自埋葬墓地、洞穴绘画、城堡、人工制品——证明仅仅是在大约 10000 年前，大规模的战争才成为人类生存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看来开始这种转变的直接原因是第一批定居农业社会的出现。它们不仅引起那些以游牧为基本生活方式的部族的嫉妒，而且引发了混乱和关于财富、领土和所有权概念的冲突矛盾。没有人利用的空间大大减少，个人之间的敌对情绪增加，对土地、谷物、贸易、牲畜、劳动力的竞争，变得司空见惯。

即使是早期社会中最先进的民族，也会由于冲动而动武。例如，亚述人以其精美的庙宇、宫殿和图书馆使整个中东生色增辉，但它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流的军事力量。其他“文明”的政权也有尚武好战的特性。公元前 4 世纪，希腊战士统一在马其顿的“武士之王”菲利普二世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麾下，将胜利的荣光之路从地中海推到印度河，从高加索山脉延伸到红海。

希腊后来为地中海另一个军事大国——罗马取代。公元前 250 年，罗马人正在逐步实现对整个意大利半岛的控制。随后的三个世纪里，罗马军团——可能是历史上训练最好的战士——的战旗驰骋三大洲之上，给地球表面 5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带去了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

罗马治下的和平在整个地中海和西欧一直保持到公元 4 世纪。公元 410 年，罗马军团战败崩溃，蛮族洗劫了罗马。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这都是西方一个新时代开始的标志，希腊和罗马人在战术上，主要依靠他们的步兵部队，但是，现在战场上骑兵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这种优势地位一直保持到 15 世纪，直至包括枪在内的新式武器出现后，骑兵才失去了凛凛的威风。的确，火药给遭人鄙视的步兵以极大的战斗力，成群的装甲骑兵无法抵御。

当战争逐步发展，杀伤力变得更大之际，它的耗费也急剧增长，吞噬着更多的资源和人力。例如法国的查理三世，1494 年入侵意大利时率军约 1.8 万人；大约三个世纪后，拿破仑·波拿巴进军俄罗斯时，大军号称 60 万。仅仅六个月





后，这支大军由于持续遭受俄罗斯游击队的骚扰及严冬的折磨，减员至6万人。但这种规模的损失同20世纪战争带来的损失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

拿破仑滑铁卢惨败后的100年，是杀伤性军事技术史无前例增长的时期：坦克、机枪、远程大炮、飞机、潜艇，所有这些兵器均在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派上了用场，1000万人在此期间丧生。仅仅一代人之后，世界上主要国家再一次生死相拼——这次战争的规模是全球性的，所用武器不不仅能够摧毁军队，而且能够毁灭整个人类。1945年是这种毁灭性的最高峰，是年，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两座城市投下了原子弹。

从手持式导弹发射器到各种武装直升机，如阿拉丁宝库一般丰富的先进军事

装备被用于武装冲突之中。当今的所谓有限战争如果被当年的罗马军团看到的话，他们一定会目瞪口呆。尽管他们在围攻迦太基时凶残备至。无论技术的变化如何迅猛，战争的本质还是杀人，它的主要实践操作者还是前线的士兵——他们是历史人物中最受人赞颂也是最受人诬蔑的。

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炎热的美索不达米亚冲积低地首先受到了外来游牧民族的蹂躏。公元前





10000 年左右，这里的人们开始了从食物收集者到食物生产者的转变。这种新的生活方式逐渐扩展到中东的其他地区和地中海。新的生活方式带来了新的机会，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危险。土地的拥有者以牺牲邻人为代价来增加土地与财富，并且防范非土地所有者的攻掠。我们对早期军队在组织与战斗技术方面了解甚微，但是岩洞壁画上显示他们已能娴熟地运用横队与纵队两种战术合成技术，并且也学会了使用侧翼迂回的策略。

公元前 10000 年左右，由于弓和投石器两种新式武器的发明，生命变得更无保障。由弯曲自如的条木和用兽肠做成的弦组成的简易的弓的出现，标明进攻技术的进步。其射程范围在 100 米左右，是矛射程的 2 倍。而且，一位弓箭手即可携带许多箭。皮制投石器更为致命，它可以在 190 米射程内发射石制或用粘土烧制成的飞弹。

对社区成员来说，能找到抵御长距离武器进攻的方式很关键，此外居住地同时要像堡垒一样坚固，并且舒适又方便。公元前 8000 年在约旦河谷地建立的耶利哥是我们所知最早的定居地，它由一条深沟和一道 3 米厚、4 米高的石墙所环绕。至少还有一个直径 10 米、高 9 米多，内装有阶梯的石塔对定居地提供额外的保护。

防御技术的改善，使武器技术也大为改善。金属时代的到来产生的影响最为巨大。约公元前 3000 年开始使用的青铜武器不像石器那样脆，它们不仅可以很容易被制成坚硬、柔韧性强的矛锋或刀锋，而且可制成盾、头盔和甲冑。1500 年以后发现的铁，在铁匠掌握了用加热方法使其碳化以增加硬度的技术后，

公元前 10 世纪的这幅画上描绘了一位美索不达米亚士兵在使用投石器（对页图）。这种武器由两条皮带和附着在其上的衬垫组成；投石器手把石头放在衬垫内，在将武器举过头顶的一刹那将石头发向敌人。在冶金术发明前，投石器一直是步兵队伍最锐利的武器。熟练的士兵可以将其投至 200 米远——尖锐的石弹可以刺穿衣服皮肉，即使是很钝的石弹，也可以将人击昏、击折骨头，甚至把人打死。



其坚硬程度无可比拟。随着高质量武器的大规模出现，战争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

另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发明是战车的出现。公元前 3000 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开始使用战车，这种战车形状上只是一辆笨重、厚轮的小车，当时用驴而不是用马拉，与其说它是向敌军冲锋陷阵的武器，不如说它是用来把贵族战士送到战场上的一个工具。然而，公元前 18 世纪左右，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出现了轮辐式、由马驾驶的轻型战车，它速度快、机动灵活，成为前锋中的一个铁拳。

战车乘员一般是四名战士、一位驾车者以及一位或多位投枪手和弓箭手，弓箭手装备有力量巨大的复合弓。这种弓由外部附有一层动物筋，内部贴有动物长骨的扁平木条做成。拉弓时，动物筋压缩，骨头受到挤压，使得这种弓要比普通的弓力量更大，速度更快。熟练的弓手可以发射的有效距离达 275 米。这种弓仅 1.3 米，比普通弓要短，很容易从移动的战车上发射。

然而，虽然这种弓可以在冲锋陷阵时给敌军以破坏威胁，但是在战斗中它



公元前 3000 年的这幅苏美尔饰匾描绘了一位戴着铜制头盔以保护头部的士兵，他手持两种最早的用金属制成的武器。右手的斧用来刺而不用来砍；在圆形锋利的斧刀尾端开槽插进木柄。左手持一把镰刀，这把金属柄镰刀像农夫割谷物一样砍杀敌人。

们并不起决定作用。相反，在两个部队的交锋中，面对面的肉搏战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作为农耕与商业民族的亚述人在公元前 3000 年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底格里斯河岸建立起自己的首都阿舒尔，而且不久就领略了战争的残酷。受地理位置的影响，亚述王国很快成了周边心怀嫉妒、野心勃勃的部族的众矢之的，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亚述人经历了战争的胜败荣辱。

在几个世纪中，亚述人所发展的战争机器，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其有效运转的复杂程度上都令人恐惧。由于在所有的征服领地上总督都可以自行征兵，所以军队的数量巨大无比。局部有限的地方冲突无疑是部队工作的主要部分，而这只需要少量部队即可。当兵力超过 10 万人的部队投入到大规模的战役时，亚述人获得战争胜利就不单单依靠士兵的数量了。亚述人的部队组织完善，有一系列为应付可能出现的情况而设立的特种分队——可以是大规模的阵地战，也可以是城市暴动。

虽然亚述人首次将骑兵作为主要战争力量而不仅仅是消息传递者，但是还是战车给他们的攻击增添了巨大的爆发力。亚述弓箭手在发射雨点般的金属箭头、给敌人造成巨大混乱之后，战车队伍径直趋入敌军步兵队伍中央，然后骑兵从两侧包围。这种刹那间的双重攻击足以使敌人魂飞魄散，但是作战还必须坚持到底。这也是从帝国各部分征募来的士兵进行训练的一项任务。

除了作战组织多种多样以外，亚述人还训练并装备了一支技术后援的部队。一支持斧锤的先遣部队在崎岖地带开辟一条道路，这样前行的方队以及牛马驾驶的战车部队就可以顺利无阻地前进。当小河或溪流拦路时，先遣兵开始建造木排，然后他们把绵羊皮或山羊皮充气，用它们把木制或苇制的排架漂浮起来，或者他们把小船连接起来做成浮桥。

火对于围攻者和被围者一样是一种重要的武器，但它的后果难以预料，因为一旦用错了方向或者突然间风向的改变都可能使自己挨烧。被称为“死亡信使”的曳光箭被射到设防的敌城中来点火，有时把原油点燃，在被围困的城池四周形成一道烈焰腾腾的火墙。这种原油在中东的许多地方从地下自然渗出。守城的一方也投掷火把或把滚油泼向立在城下的攻城器械。然而，很少有什么作用，



因为亚述人总是有一队人站在器械旁，提水来灭火。如果一座城市的防御力量特别强大，亚述人就避免强攻，以减少力量的消耗，他们往往在城的四周建起一道高大的土墙和若干堡垒来禁绝该城的出入，然后守株待兔，让饥饿发挥作用。对拒绝投降者威胁要处死，而放下武器的则被许诺给以食品和宽大处理。亚述人的这种手段与饥饿一起瓦解了防守者的士气。

亚述人很了解战争中心理学的重要性。他们进行心理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反叛者的凶残暴虐对任何其他可能的动乱起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反叛者的土地被荒弃，城池被烧毁，反叛者无论是妇女还是儿童一律处死，俘虏先是遭到凌迟、剥皮等酷刑，最后被烧死。这一切的目的是向国内传达一个信息，反抗亚述人的统治只有死路一条。

亚述文明无疑靠暴力达到了它的顶点，但它不可能持久地维持下去。公元前7世纪末，一支由其邻国组成的联军最终战胜了亚述的军队，并于公元前612年攻占了亚述的首都尼尼微。在统治中东几百年后，亚述的衰落相对突然了一些。他在这一地区的统治权先是被反叛的巴比伦人所继承，然后又又是波斯人。虽然他们同亚述人没有关系，但他们却成功地继承了亚述人在军事组织和战略方面的成就。尽管在公元前6世纪到5世纪，亚述本身已变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而已，但是却是亚述的战争方式使波斯人征服了从印度边界到土耳其海滨的庞大帝国。

当波斯人已经准备西进进攻希腊时，希腊城邦正在产生一种新的政府形式，以形成一种相互合作的精练战斗风格。公元前1000年的前几世纪，统治希腊零星村落的军事首领已经看到，他们的权力逐步被伴随地中海贸易增长而发展起来的由商人集团、船主和自耕农所组成的新阶级所侵夺。这些新阶级的财富不久就与早已建立的贵族集团相匹敌，他们不再忠于贵族统治，而是转向关注本集团的特殊利益。不可避免地，这种强有力的新公民政体不久开始寻求废除贵族的军事垄断，以一种更符合自身需求和利益的新体制取而代之。

公元前6、7世纪之间蓬勃发展的重甲方阵就是他们取得的满意结果。重甲士兵，因他们拿着沉重的圆形木盾牌而得名，他们通过一个中间装有铁环的特殊双柄牢牢把握住盾牌，胳膊肘部抵住盾牌中心，手抓住柄边，这



些士兵都是公民，为他们共同的城邦利益而战。

没有报偿的军事服役是新政体下享有充分公民权的标志和参与自决的基本前提；那些有能力——大约三分之一的成年男性自由民或者说一个较大城邦的

8000 多男性公民——都会购买重甲步兵的盾牌和其他主要装备。这些装备包括一个保护外胫和小腿的青铜护胫；一副青铜护胸甲；一个大青铜头盔，配有马鬃制成的饰羽，以盖住脖子和头部，仅仅留下眼睛和嘴；还有一把用来应付紧急情况的铁铸短刺剑；还有一支大约 2.75 米长的铁尖标枪，它是重甲步兵的主要武器。

重甲步兵中产生的对于群体的依赖意识反映在他们的战术上：他们不是单兵作战，而是群体协防。实际上重甲步兵很明显不适于单打独斗。他们的视野被他们笨重的

头盔所限制，他们的移动被重甲所挟止，他们沉重的盾牌严重地限制了他们前后左右活动的的能力，而只能朝正前方发动攻击，盾牌上牢固的双柄使重甲士兵无法变换进攻角度。然而，当重甲士兵变成方阵那种受过良好训练、排列紧密的战斗组织的一部分的时候，他们作为个体的弱点就消失了。



公元前 6 世纪的这尊雕像表现了一位希腊重甲步兵投矛的情景。盾牌以及铜制甲胄保护着他的胸、背以及小腿。金属甲胄的制作使重甲步兵成为当时最先进的部队——20 世纪曾试图重新从一整块金属上制造一件带护颊的科林斯头盔，但没有成功。当时的铜器昂贵，富有的公民必须自备甲胄，后来这种武器装备逐渐成为身份的象征。